

隨筆·觀察

蘋婆與茄鯊

◎ 童元方

有兩個很不常見的詞彙，出現在近日的中文報紙上：「蘋婆」與「茄鯊」。當兩個詞連在一起時，聽起來好像「貧婆」與「茄鯊」。把「貧婆」自然解釋成劉姥姥；而劉姥姥進大觀園、吃茄鯊的實事，是《紅樓夢》中極重要的章節，更是許多人耳熟能詳的了。但「蘋婆」自非「貧婆」，它是我兒時所住屏東巷子裏的一種樹，如今却沒有幾個人知道了。那麼，「蘋婆」與「茄鯊」聯在一起作為題目，究竟何所指呢？需要從頭說起了。

我們還是先抄一段《紅樓夢》，看曹雪芹的大筆是如何描畫茄鯊的：

賈母笑道：「你把茄鯊搵些餵他。」鳳姐兒聽說，依言搵些茄鯊送入劉姥姥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嘗嘗我們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姥姥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來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眾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姥姥詫異道：「真

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餵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搵了些放入口內。

劉姥姥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甚麼法子弄的，我也弄着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才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脯子肉並香菌、新筍、蘑菇、五香腐乾、各色乾果子，俱切成釘子；用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裏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瓜一拌就是。」劉姥姥聽了，搖頭吐舌說道：「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

因為書中有王熙鳳的詳細食譜說明，《紅樓夢》迷們不時的照方試作：於是茄鯊成了《紅樓夢》中最享盛名的餚饌。而近來報紙所喧騰的是紅樓宴的開筵：幾年來，紅樓宴已從北京傳

到南京，揚州傳到上海，又由香港傳到台灣了。可是我還沒有看到過有誰在試作後，報告過茄鯊的成功，雖然紅樓宴的菜單中無不有茄鯊。大家於是把問題歸結到茄鯊中的「鯊」。



圖 《紅樓夢》裏，王熙鳳曾詳細介紹了茄鯊的做法。

我轉來轉去的想，只能想起鯊魚排骨是有鯊的，也很好吃。而茄鯊中其實並沒有鯊，就如同魚香肉絲中沒有魚。那麼，鯊究竟是甚麼呢？我在甚麼地方看到過關於鯊的故事呢？

準知道不是李漁的《閒情偶寄》，也不是張岱的《西湖夢尋》。喔！想起來了，是在吳梅村的詩裏。

因為梅村詩是我的論文研究題目，梅村的集子我是從頭到尾經常在翻閱的。梅村大概是嗜吃海味，我記得曾經唸過他有關菜餚的一組詩，不管是鮮的，還是醃的，內中多海味。趕快翻翻梅村詩集，很容易地找到了。

那是一組詠蛤蜊、膾殘、石首、

燕窩、海參、比目、鯊和海獅、麥蠶的詩。鯊這一題赫然在目。

舊俗魚鹽賤，貧家入饌輕
自慚非食肉，每飯望休兵
餘骨遑何附，長餐臭有情
腐儒嗟口腹，屬餒負昇平

梅村的口味：「長餐臭有情」，令人想笑；梅村的遭際：「屬餒負昇平」又令人想哭。在這首詩的下面，註解更有意思，原來「鯊」這個怪字的來源要追溯到春秋時代！

傳說當年吳王闔閭，也就是夫差的父親了，追逐東夷人入海，曾得金色魚而食之。回來以後，念念不忘那魚，就問左右是否還有剩餘。管事的人回答說，有是有，不過都曬乾了。闔閭，就要來那曬乾了的魚，覺得味道甚美，順手寫下「美魚」二字，合成了一個「鯊」字。現在流行的寫法「鯊」，可以說節省了兩筆；或者可以說自《紅樓夢》以來，大家都寫錯了。

所謂金色的魚，是石首魚，也叫黃魚。這種魚很怪，頭中有石如碁子，而且會叫。捕魚的時候，網師只要以長竹筒插水，聽魚鳴而下網，每獲可至千頭。所以捕石首魚就成了吳地的大事，商人出海以前，先在蘇州冰場，藏冰以待，可見漁獲之豐。梅村也有一首詩寫其盛：

採鮮諸俠少，打鼓伐藏冰
五月三江去，千金一網能
尾黃荷葉蓋，腮赤柳條勝
笑殺兒童語，烹來可飯僧

佛經裏有「南海有魚，其名石首，比丘有疾，食肉四兩」的話，反正人性最大者二端：寡人之疾與比丘之疾

而已。這當然也反映了黃魚的味美。

鯿的基本做法，大概是黃魚曬乾了，再放臭了，就「有味」又「有情」了。我想起我爸爸吃臭豆腐、臭鴨蛋時那種神情，不是我當時所能相信的，也不是我現在所能言傳的。

用茄來作鯿，是利用茄子本身少本味的特質，炸成茄乾，以吸取各種作料之精華，遂成珍饈；所以劉姥姥當然吃不出是茄子。不知道現在紅樓宴的茄鯿是怎麼個作法，難道竟用十來隻雞去配茄子作一道菜？即使用十來隻雞熬湯來配，無奈化學飼料餵出來的雞又會是甚麼滋味！

世界上真有一矢飛天、雙雕落地的事。我在梅村的詩集中，又找到了蘋婆的詩。

漢苑收名果，如君滿玉盤
幾年沙海使，移入上林看
對酒花仍艷，經霜實未殘
茂陵消渴甚，飽食勝加餐

吳梅村的這組詩是詠葡萄、石榴、蘋婆、文官果等從各地上貢的異品，而蘋婆原是漢初修上林苑時，群臣從西域進獻的奇珍；就好像後來唐朝嶺南的荔枝那樣稀奇可貴。

意識朦朧中，我彷彿可以聽見司馬相如在莊嚴的廊柱下，輝煌的宮殿裏高聲吟誦着「上林賦」，天朝的山水、園林、飛禽、走獸、奇花、異草、珍果……一樣樣地向世人宣告；而武帝，大漢的不可一世的天子在逐

項聆聽，躊躇滿志。

據前兩天的報載，台灣南投國姓鄉的山坡地上就種有蘋婆。新聞說是因勞工難求，割取費事，而決定砍樹。蘋婆保留在國姓鄉，是不是當年明朝皇帝賜給鄭成功的，倒費了考據了。

恍惚中，我又依稀見到昨夜夢魂裏的甜蜜的樹：門前的青果，院中的椰子，和巷口那株碩大無朋的老蘋婆。蘋婆味美如栗子，艷麗如秋葉；而現在却瀕臨亡「果」滅種的命運。因為蘋婆的果實是一個一個成熟的，只能用長竿鐮刀去割取，不能用新式機器來採摘。台灣近來鬧勞工荒，割下來的蘋婆雖然可以賣得好價錢，也已經沒有人願意操這個心了。伐木的叮叮之聲不絕於耳，果農不再經營它了。枇杷已經因為不能用機器收取，而遭到淘汰，蘋婆的未來不必預言了。

我合上吳梅村殘黃零亂的詩頁，腦際縈迴不去的仍是劉姥姥吃茄鯿的熱鬧畫面與南投果農伐蘋婆的寂寞聲音；既不知自己心在何年，更不知身在何地。只看到案頭的書色逐漸黯淡；知道窗外的天色已近昏黃。

1991年9月5日於哈佛

童元方 哈佛大學博士候選人。